

卞之琳诗刊

立冬日

□徐玉娟

草坪
落叶
像两床新褥子
一群孩子在上面打滚
他们的快乐
像落叶发出了笑声
他们身上的红衣服绿衣服
似乎给慢慢变黄的草坪
带来了春天的光芒
阳光缓缓倾泻着
像一条温暖的被子，轻轻地
盖住落叶
盖住草坪，轻轻地
遮住微寒的尘世

初冬的信念

□陆建平

阳光从北风里透过
梧桐梢简了诗行
银杏调整了画稿
朋友圈晒出了灿烂

世界杯太远，速度与力量
近在隧道，近在七群十二链
渡口，念出唐诗的落霞
迎接眼前的新朋、老友

萝卜和青菜还保持间距
口罩藏着轻易可译的密码
豆腐的柔软从水泥与彩钢间
拎出来，也有热腾腾的羊肉

江南的雨、古都的秋
再一次成全合诵的童声
公园，比如广场舞
洋溢着红于二月花的欢畅

故乡的铁塔

□张国平

初冬，高矗的海门铁塔
恰如擎天一柱
粘贴在天际轮廓中的丝绸
一本灼热的诗集
燃烧着卞之琳的故土
也温暖着每个回朝拜的人

那些村庄、土地和庄稼
东灶港停泊的渔船桅杆
在铁塔的衬托下
成了祖先不朽的杰作
故乡一张张名片
扎根在你和我的心里

母亲早已远离鬻钵
在她近乎凝固的思维里
铁塔也许不再是新嫩的春笋
在眩目多姿的光晕里
教科书上的张翥
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

铁塔，一株傲立寒风中的松柏
每一次触摸你的脉搏
就能感受到故乡甜甜气息
勃勃向上的伟力
伫立铁塔下倾听大海聲音
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

早冬

□朱军

十月东洲生妙趣，此时冬韵赛春华。
霜轻轻地阔朝霞艳，雾淡天高落日斜。
银杏红枫添锦绣，梧桐季树送寒鸦。
夜长常作闲人梦，画意诗情入酒家。

芳草渡·寒潮

□沐鸿

前还暖，猛增寒。西风凛，雨珠弹。
今明冰火两重天。裘羽换，犹自颤，怨衣单。

生炉暖。星梦断。数九交冬不远。
南桥下，小溪边。萋萋乱。枫叶噪。月牙残。



海门河上逝去的风景

□倪正平文 茅晓忠撰

寻忆海门

在今人眼里，贯穿全区东西的海门河，除了雨季排涝，旱季引水，几乎没什么其他功能，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它可是海门重要的交通大动脉，河上的风景也是千姿百态，旖旎动人。

从天补乡光荣村的老宅到就读的光荣校，早年没有什么阻隔，一条泥路便能直达。忽然有一天，在学校旁边开来了千军万马，男人们带着铁锹、泥络畚箕、扁担，带着装着拍拍足足一饭盒的中饭，在划定的一条“线”上摆开了阵势。密密匝匝的人群担着泥不停地往来，像地上一团团蠕动的蚂蚁。我们眼瞅着这条四十来米宽的线带上，地面呈倒梯字形结构不停地下沉、下沉。只几个月的工夫，涌动的人流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尽头、笔直的深沟。不久，江水从其他河道引来，注入新开挖的海门河，也把家和学校隔在了河的两侧。

因为开河，我们所在的学校从原来的天主堂搬到东面二三里的新校区，还是在海门河边。于是欣赏海门河上的风景成了小伙伴们读书学习之余难得的消遣。

那时交通条件有限，公路不多，车辆很少，河道是最繁忙的交通要道，盖房的建材，田地收获的粮食、棉花等都通过河道运输，而海门河因河道宽、水深，且通江达海，当仁不让地成为当时的“高速公路”。伴随我们在学校里一年一年地升级，海门河里往来的船只也在不断升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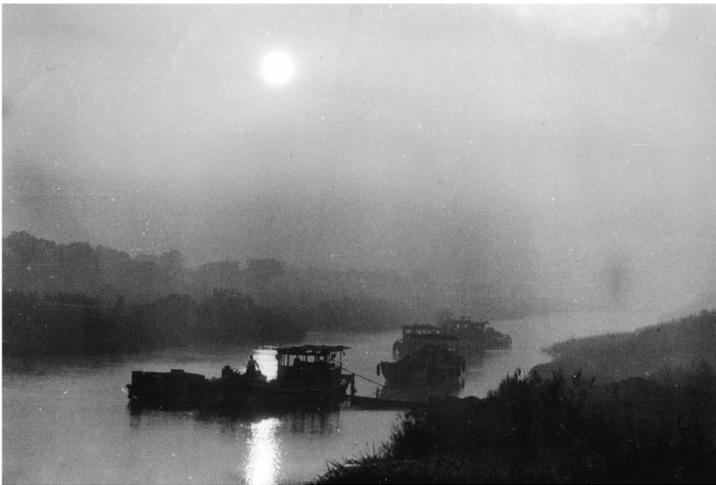
船舶运输刚开始全靠人力。就像油画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”里描述的那样，几位身

强力壮的纤夫在岸边奋力向前，他们身上挎着木板做的受力器，身体前倾，背后一条长长的粗麻纤绳绷得紧紧的，不时有嘹亮的号子传出：三尺白布，嗨哟！四两麻呀，嗨哟！脚踏泥呀，嗨哟！手抓树呀，嗨哟！光着身呀，嗨哟！往前爬呀，嗨哟……绳的另一头连着装满货物的水泥船。逢到桥了，纤夫在桥正中把连着绳的木板从一端抛出，让它乘着惯性从桥板上荡过去，另一端荡出来，正好落到桥面上，纤绳就穿过桥孔了。纤夫们耍要般的动作常常看得小伙伴们目瞪口呆，也让我们意识到纤夫的活还真是个技术活。

后来有了机帆船，机器作动力，船速快，可装载更多的货物。从那时起，“突突突突”的机器声便成了海门河上新的景致。最壮观也最让我们激动的要数船队通过，只见一艘马力十足的机器拖船冒着烟响着汽笛昂首向前，身后，几条或十几条或水泥或木质的运输船头尾相连成一字队伍紧紧跟随，船队前进激起的涌浪直扑岸边，拍打着岸坡，发出阵阵涛声。每逢有船队通过，我们便会涌到河边，投去好奇的眼神，直到渐渐远去。即使在上课，每当有汽笛声响起，我们也会不约而同侧过身去，向河的方向行注目礼。

这时，又一种生活场景出现在河面上，一艘木质小船，里面有大人也有孩子，船上装着顶篷。经常看到大人在船上生火做饭，隐约还能看到船舱里的被褥。我们称他们“船上人”。这种以船为家的生活方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，于是每每看到这场景，满眼都是稀奇和不解。

那是海门河最具活力的一段时间，也是景观最丰富生动的一个时期。现在，生活条件好了，也更加丰富多彩了，但眼里的海门河却显得沉寂和单调。我们知道，那种场景永远不会再来。



一季番芋半年粮

□周祖斌

也可以平时当主食吃。当年母亲炒出来的番芋干，既香又甜，那松脆的味道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

日常吃的番芋，大家往往将它们随意堆放在屋檐下角边，经受昼夜温差的考验，尤其是霜冻后的番芋，无须精做细琢，只要放在锅里煮一煮，就会甜中带香。

一季番芋半年粮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番芋多半当作主食，从秋后到来年夏收之前，农户餐桌上几乎每天都有番芋的身影。蒸番芋、熨番芋，番芋饭、番芋粥，村民们离了番芋简直就活不下去。虽然天天吃番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番芋总是百吃不厌，吃着那酥酥的、甜甜的番芋块，心里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
空闲时，母亲还喜欢做番芋干烧饼。将番芋干打成粉，添加少量面粉经发酵揉捏后，分成大小适中的小面团，用手按成薄片做成烧饼，饼面上撒些芝麻。在锅里加入油，待番芋干烧饼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起锅了，那种软糯香甜的味道，至今仍让人口舌生津。

孩子们平时最喜欢吃的还是生番芋和烤番芋。吃生番芋最方便，放学回家肚子饿时，随手拿起一个，洗洗就吃，甚至都不用削皮。在孩子们眼里，这番芋就是自产的优质苹果。

生火烧饭时，孩子们就在灶膛里烤番芋了。将番芋放入灶膛内，搁在边上，一顿饭烧好，番芋也就烤熟了。从灰烬里扒出番芋，捧在手里，烫得不停地在双手间翻来倒去。然后剥开焦黑的外皮，里面粉嫩的肉冒出腾腾的热气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迫不及待咬上一口，软糯甜香，甜香过后还有一种让人陶醉的满足。吃完一个烤番芋，嘴角四周，早已涂了一圈黑，像花脸猫一样。

如今，种植番芋的农户越来越少了，番芋也早已不再是困难时期的口粮了，其身价大增，一跃成为薯条、薯片等畅销的休闲食品。番芋经过烹煮油炸伴以五谷杂粮，还成为酒店餐桌上的常客。

家乡的番芋根植在我的记忆深处，经过岁月的沉淀愈久弥香。

小说

永隆沙(小说连载)

□青枫佛山

二十三、卡口余悸

随着永隆沙和崇明之间的交通瓶颈被界桥打破，拆迁户和崇明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。弄到的鱼蟹、地里的瓜果蔬菜、养的鸡鸭都拿到崇明市场上去卖，许多拆迁户还被招进了崇明各农场的工厂里。

崇明农场里有许多上海职工过来工作，那时他们的口粮是国家统一计划分配的，每人每月三十多斤米，凭粮证购买的计划价格要比市面上便宜很多。一开始，上海工人用多余的口粮和拆迁户换一些农副产品。后来，头脑灵活的拆迁户就从这些上海工人手里，把他们多余的口粮，以较高的价格但稍低于市场价购买过来。各农场的上海工人数量十分可观，他们多余的口粮，足以供拆迁户们享用了。加上崇明的农民本来就以种稻米为主，他们不需要为上海工人的这点余粮奔波，于是在那个江北大米十分紧张的年代，永隆沙拆迁户的碗里则早早地盛上了白米饭。

磊落四年级那年暑假，跟着爱芝回到江北，中午时分来到了大姨家里。大姨连忙生火，拿出鸡蛋烧菜，并对爱芝说：“我们刚吃完饭，磊落来了，再重新烧点米饭吧。”“不用了，姐姐，这烧箕里有饭啊，吃一口就好了。”爱芝答道。大姨着急地说：“这是纯老米饭，没有和进一粒米，等会儿磊落不要吃的。”爱芝执意不用重新烧米饭，她盛了两碗饭，将其中一碗端给磊落。磊落看着碗里黑乎乎的老米饭问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饭？”爱芝夹了菜放到磊落碗里，催着说：“快吃，这饭好吃的，吃了就知道了。”磊落扒了一口老米饭，感觉硬硬得像石子一样，他在嘴里反复咀嚼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爱芝见状忙给他舀了一口汤，这口饭就和着汤一起咽了下去。这顿饭磊落吃了很长时间，也着实难以忘怀。其实，平时到大姨家里走亲戚，由于大米紧张难买，价格又贵，他们都把锅底的米饭盛给磊落吃的。

看到崇明有大米，江北的人们又对大

米有着很大的需求，于是，张助乐便带领着永隆沙久悦小队的拆迁户，骑着自行车到崇明农场和农村收购大米，再运到江北卖掉。这样既搞活了米市，满足了江北人家的需要，又通过辛苦劳动增加了收入。

不到一年，崇明岛上就传出永隆沙是上海崇明最大“米漏斗”的说法。忽然有一天在永隆沙和崇明的界桥南边，距离永隆沙三百米的崇明长征农场二十九连的地方，也是崇明进永隆沙东南的必经之地，设了一个查报站，专门检查来往车辆是否装有大米，超过五十斤则统一没收。张助乐和队里的社员贩米时，每到查报站附近，都要先安排人骑着空车去探路，等查报站的人吃饭时稍有放松，他们就伺机拼命骑车飞速过卡口。等崇明查报站的人反应过来，追出卡口时，他们早已到了界桥北面永隆沙的地盘上，查报站的人员也只能无奈地摆摆手回去了。那时磊落也常听大人们说，有好几次队长舅舅贩米时被拦在查报站，还没收了车上的大米。

今天，崇明和永隆沙之间的查报站早已撤掉，但每当经过崇明岛二十九连的地方，大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至今心有余悸的卡口……

（作者旁白：永隆沙如今已融入崇明岛一体化规划建设之中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，那个崇明与永隆沙之间的卡口早已不见踪影。往事不堪回首，在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下，市场行为的萌芽发展何其艰难。当年永隆沙这个崇明岛上的“米漏斗”，把崇明的富余大米贩运到江北人家，对改善人们的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。当下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里，永隆沙拆迁户的生活也是与时俱进，节节攀升。）

六年驻守“鬼家店”

□李振达

一九六九年四月，中苏在乌苏里江爆发了珍宝岛战役。随后中苏交恶，苏联在我边境地区屯兵。为了应对苏军突然袭击，毛主席提出了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的战略思想。遵照毛主席指示精神，我在部队由青海省调往甘肃省景泰县，执行战备施工任务，在一条山沟里建造永久性防御工事，实施重点设防。

一九七一年五月，我所在的二连进驻福祿水村石窝沟，为阵地建设采石施工备石料。石窝沟是个前不着村、后不靠店的不毛之地，驻地附近原来有个小村庄，一九四七年被西北地区军阀马步芳部队扫荡时杀光了全村百姓，并将小村庄夷为平地。部队进驻后，晚上哨兵偶见萤火飘过，因此一位北京籍的沈姓战友，将驻地戏称为“鬼家店”。随后，石窝沟的地名便被干部战士命名的“鬼家店”所替代，并流传了开来。

鬼家店驻地上无片瓦，下无寸房，没有水，没有电。战士们白手起家，硬是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干打垒的地窝子，权当战士们的安生之地。没有水就在驻地附近四处找，在一公里以外的山沟里找到了一眼微小的泉水，战士们将之作为唯一的饮用水。由于水质硬，又含碱性，开始饮用时会拉肚子，洗了衣服会发干发硬，但当年没有条件只能凑合着用。生活条件又极其艰苦，晚上照明用马灯或点蜡烛。没有新鲜蔬菜，只能靠压缩菜、鸡蛋粉等维持生活。气候条件也极端恶劣，常年风沙漫天，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。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战士们胸怀祖国，牢记使命，责任担当，保卫生边疆的一颗红心，长年转战在石山连绵、沟壑纵横、人烟稀少的深山大沟，克服没菜吃、缺水喝、宿地窝等重重困难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。战士们乐观地编写了顺口溜：“我为革命当石匠，早出晚归施工忙，滴滴汗水洒石场，块块石料筑铜墙，卫国戍边多荣光，来日防熊斩豺狼。”

艰巨而繁重的战备施工任务充满艰辛和危险。整天与石头、铁锤、钢钎、雷管、炸药打交道，稍有不慎，便有重大风险。一九七二年的一天，我带领扈作礼、薛海金执行炸石放炮任务。为了尽量减少对大石料的损伤，我们改用炸药炸石。炮眼有四米多深，先用炸药冲扩炮眼底部，使之形成葫芦状，从而增加装药量，提高爆炸威力。火药装填快结束时，因导火索太长，扈作礼找来一块石头，用它砸断多余的导火索。在石头上敲打时溅出了火花，火花引燃了石头表面残存的火药，继而引爆了已装填尚未封口的炮眼内的火药，顿时大火腾空而起。火药爆炸的瞬间，我本能地将

扈作礼扑倒在地上，自己脸部却被严重烧伤，眉毛头发被烧焦，脸部烧成了黑脸包公，战友们护送我去卫生队。在卫生队住院期间，我仍记挂着工地，担心因我住院，会影响全连供料，影响施工进度。于是，我伤未痊愈，带着满脸水疱，急忙赶回了工地。团政委段新甫专程赶来卫生队看我，却得悉我已赶回了工地，他对我革命加拼命的工作精神赞扬有加，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长年累月的施工使战士们双手磨出了老茧，更有许多危险伴随左右。打石头要防脱锤，防落石，防飞楔，更要防砸伤、防夹伤，打眼放炮要防跌落、防哑炮。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，我带领杨引牢在部队收工后在山上放炮，不料出现了一发哑炮。在等待规定时间后前去查看，准备实施排爆作业。我们将炮眼口顶部封口挖掉，改用炸药冲扩残存的封口。按规定冲扩五次，并在爆炸结束五分钟后去现场查看排爆效果。我自西向东走向炮眼位置，杨引牢紧跟其后，当我们到达炮眼位置不到三米时，哑炮意外爆炸。巨大冲击力将一块数十吨重的巨石抛向右侧，气浪掀起无数碎石抛向天空，然后像雨点般洒落下来。虽然我戴了安全帽，但碎石还是砸破了帽顶，一块落石砸破了胶鞋，脚趾甲被砸脱，鲜血淋漓。我瘫坐在炮眼旁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幸亏我们隐蔽在西侧，否则数十吨的巨石将把我压成肉泥，死神与我擦肩而过。后经查明，是因装填时不慎弄断了导火索，第五次扩充炮眼时，爆炸产生的烟火又引燃了残存的导火索，从而引爆原先装填的炸药，引发了意外爆炸。这次意外爆炸惊心动魄，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。

在鬼家店驻守的六年，干部战士一颗红心，两手老茧，抡锤打钎，大干苦干，共采石料三万一千多立方米。一条山的每条战备坑道都留下了我们二连干部战士的鲜血和汗水，为边防阵地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当时《解放军报》为此作了专题报道。

在鬼家店驻守的六年，艰苦磨砺锤炼了我不畏艰险、不惧困难的坚定信念，让我光荣地成为党的一员。我带领的火炮排因成绩突出，被荣记集体三等功。我本人多次立功受奖，并由一名普通的班长成长为连队指导员。

在鬼家店驻守的六年，辛劳和汗水启迪我们，党是我们人生中前行的灯塔，党是凝聚部队战斗力的核心，党更是我们克服艰难险阻的坚强力量。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今天，回望历史，总结经验，才能激励我们的后人，将伟大的建党精神继承下去、发扬光大，踔厉奋发，勇毅前行。